



叙事与空间研究

孙鹏程 / 主编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浙江省一流学科（A类）温州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资助出版

温州大学教学改革项目“高校文学类教材的教改研究（项目号：18jg24）”阶段性成果

“卖布丁”论文选集

叙事与空间研究

孙鹏程 主编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叙事与空间研究 / 孙鹏程主编. --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078-4212-8

I. ①叙… II. ①孙… III. ①叙事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6265 号

叙事与空间研究

编 者 孙鹏程
责任编辑 刘 晗
版式设计 宋晓璐·贝壳学术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010-83139469 010-83139489 (传真)]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北院A座一层
邮编: 100055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康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175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8年8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8月 第一次印刷
定 价 52.00元

CRJ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主 编 简 介

孙鹏程，男，浙江苍南人，浙江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省级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认知叙事学，在各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有2篇为《新华文摘》全文转载、6篇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独撰专著2部，参撰专著2部，译著1部，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2项（分别排名第2、第3），均承担实际研究工作，所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均已结项，并获得“优秀”等级，获省政府颁发的省哲学社会科学奖1项，市哲学社科奖、中国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优秀奖及省优秀学位论文奖等奖项6项。

内 容 简 介

近年来，叙事与空间研究成为外国文学研究热点，围绕这个核心问题，“卖布丁”研究团队发表了系列论文，多篇刊于《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等核心刊物。在前期研究基础上，我们编选了《叙事与空间》论文集，旨在推动叙事与空间研究进展。本论文集适用于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及空间研究等领域，对于外国文学爱好者也有一定启示。

目 录

| | |
|------------------------------|-----------|
| 《失乐园》中的堕落叙事与自由意志论 | 罗诗旻 / 1 |
| “鲁滨孙三部曲”的隐退和修行叙事 | 王晓雄 / 9 |
| 《蓝登传》与斯末莱特的不列颠帝国想象 | 张 陟 / 21 |
| 艾米莉·狄金森空间化的诗歌形式创造 | 王 玮 / 39 |
| 野蛮绅士：《所罗门王的宝藏》中男性气概的建构 | 王 荣 / 55 |
| 在文学与大众之间：叶芝的民族剧院理念 | 沈家乐 / 73 |
| 忧郁的表征：《黑暗中的航行》的现代主义声音 | 胡敏琦 / 91 |
| 从厨房说起：论《婚礼的成员》中的空间转换 | 田 颖 / 107 |
| 继承与突破：《魔戒》叙事结构分析 | 董 玮 / 123 |



| | |
|---|-----------|
| 萨曼·鲁西迪的摇滚神话故事 | 林晓筱 / 131 |
| 后现代视域下珍妮特·温特森《守望灯塔》中的 “灯塔叙事”模式 | 施 薇 / 141 |
| 《耶稣的童年》与诗意的救赎 | 庄华萍 / 151 |
| 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历史认知叙事学阐释 ——兼谈其对 19 世纪现实主义研究意义 | 孙鹏程 / 167 |
| 摄影机与手术刀：阿特伍德的加拿大式“向北”科学观 | 张 雯 / 187 |
| 后 记 | / 201 |

《失乐园》中的堕落叙事与自由意志论

罗诗旻^①

自由意志论是基督教神学中一个极富争议性的主题，成为历代神学家和信徒争论的焦点。上帝在创造人时是否赋予了他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先于堕落的神赐特质还是堕落本身带来的？人的堕落是否完全出于人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堕落是否是必然的？如果是，是什么决定了它的必然性？如果人的意志是自由的，那么堕落就不是人的必然选择；如果人没有自由意志，那么堕落是由什么决定的？上帝吗？问题问到这，已经有了渎神的意味。然而人是不会停止追问的，于是提问继续下去：如果是上帝注定了人的堕落，那是否意味着对“上帝全善”这一基本神学前提的否定？如果是上帝之外的力量注定了人的堕落，那是否意味着对“上帝全能”这一基本神学论断的否定？《失乐园》作为一部史诗，对自由意志与堕落的关系是怎样表现的？它用诗歌语言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怎样的探讨，得出了怎样的结论？这就是本文试图解答的问题。

一、自由意志论的神学语境

以上一系列问题不光困扰着《失乐园》的作者，同样也困扰着历代神

^① 罗诗旻（1980-），女，汉族，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英国文学。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文学伦理学视野下的失乐园研究”（项目编号：16YJC752016）阶段性成果。



学家与基督徒。因此，丹尼尔逊这样阐述自由意志论的论证过程：简单说来，自由意志论的提出是为了在“恶，尤其是道德恶的存在”这一前提下解决上帝全能和上帝全善同时成立的问题。其论证过程大致如下：上帝是全善的，因此祂的创造物也是善的，恶绝不是上帝的创造，因此，恶只能是创造物滥用自由意志导致的。上帝之所以将自由意志赋予祂的创造物是因为创造物的自由意志本身是一种重要的善，对它的剥夺便是对善的损抑。既然创造物的意志是自由的，那么上帝便不能操纵他们的选择，这并非是对上帝全能的否定，因为全能并不意味着实现逻辑上自相矛盾之事，即既将创造物变为受制于上帝的牵线木偶，又给他们赋予自由意志。因此，结论是上帝全能、全善及恶的存在这三个论断可同时成立，它们彼此并不矛盾。

^[1] (P92-93) 对于自由意志论，一直存在赞成与反对这两派观点。力挺自由意志论的神学家如阿尔文·普朗汀葛认为：自由意志是上帝赋予人的神圣权利，人既然自由，其中当然包括作恶的自由，正如上帝自由决定是否创世，创造物也自由决定是否作恶。^[2] (P20) 反对自由意志论的神学家则认为：上帝全善意味着祂拥有消除恶的意愿，上帝全能意味着祂拥有消除恶的能力，在这两个前提下，上帝的全知意味着祂预先知道赋予人自由意志会导向罪和恶的造作，这一举动就与上帝的善的意愿相违背了。在约翰·欧文看来，两派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上帝的力量先于上帝的善还是上帝的善先于上帝的力量？按前一种观点，上帝的绝对全能先于上帝善的意志；按后一种观点，上帝的力量为祂的善所决定和规范，被导入某种秩序。^[3] 根据前一种观点的逻辑，上帝的全能当然包括控制人的意志的能力，人的自由意志就在本质意义上被否定了；而根据后一种观点的逻辑，人拥有自由意志意味着上帝不可能控制人的意志，但这种不可能性乃是一种有条件的不可能性。这一条件就是人的自由意志是一种重要的善，这种善超越了所有可能由它带来的恶，因此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它恰恰证明了上帝的善。正如普朗汀葛所说，“若拔除某种恶的必要条件是同时拔除大于这种恶的善，那么一个好人绝不会

拔除这种恶”。^[2] (P20) 自由意志论将自由意志本身的善的绝对优先价值视作理所当然的前提，而这一前提无疑是假设性的。丹尼尔逊认为这一假设性前提的提出与基督教思想中人与上帝的关系具有深刻关联。^[1] (P97) 在基督教神学看来，人与上帝的关系具有几个层面。首先，这是一种律法契约关系。这层关系集中体现在《旧约》的“十诫”中，上帝与人立约，人凭借对神圣契约的遵守成为上帝的子民。既然是一种契约，那么人即拥有守约或违约的自由。此外，人与上帝关系的第三个层面是“个人性”的层面。这种“个人性”集中体现在《新约》中的基督身上，基督降生为人彰显了神圣上帝倾身下顾的恩典，上帝通过基督的亲身受苦承负现世恶，拯救陷于罪中的人。否定人的自由意志就勾销了善恶的价值区分，取消了个人通过基督和圣灵重建与神圣上帝之间关系的意义。基于人与上帝关系的以上层面，丹尼尔逊认为：“自由是人之为一个重要特质。如果要使爱有意义，自由就是必需的。”^[1] (P101)

二、自由意志的堕落：从自由到奴役

基督教思想中尽管有着大量对自由意志的肯定与赞美，但与此同时创造物的自由意志始终与堕落和罪性纠葛在一起。不可否认，正是自由意志使得创造物的堕落成为可能。上帝并没有在造物身上创造恶，恶是造物自主选择割裂自身与上帝关系的结果，造物自己需为此负责。那么，自由意志是怎样导向罪的？这一过程是怎样发生的？自由意志与堕落有着怎样的关系？《失乐园》对此是如何呈现的？《失乐园》对这一问题的文学性探讨表达对神义伦理有着何种意义？

首先需明确的一点是，《失乐园》自始至终都坚定地肯定自由意志的价值及其善的本质。在《失乐园》第三卷中上帝对祂赋予人的自由意志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如果不给人以自由，只照不得已行事，/ 显不出本心的主动，那么凭什么 / 证明他们的真诚、实意、忠信 / 和挚爱呢？意志也好，理性也好 / (理性也包括选择) ，若被夺去自由， / 二者都变为空虚无用



的了，/二者成了被动，只服从不得已，/而不服从我，这样的服从，/有什么可赞赏？”^[4]（卷三，85—86页）。在这段话中，上帝首先肯定了自由意志本身所具有的内在价值。即使它有被滥用的可能，但自由意志的善的内在价值使它远远值得这种冒险。其次，上帝认为，神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所以有意义，自由意志是个必需的前提条件。事实上，它对于任何一种涉及忠诚、信仰与爱的关系都是如此。无论天使还是人类，自由意志都在创造之初便赋予了他们，这是神义伦理的第一要义，是上帝之道的正当性的表现和首要前提；此外，《失乐园》对自由意志的肯定与坚持还来自上帝与人之间的相似性这一重要关联。在第四卷中，“in true filial freedom placed”（《失乐园》卷四，291—294行）一句中“filial”（孝顺的）一词表达了造物主与人之间有如父母与子女间一样的家族关联；而第三卷中上帝在天国的宝座上俯视伊甸园，为的是“一睹祂的作品和他们（亚当夏娃）的作品”“祂首先看到我们的始祖双亲”（《失乐园》卷三，64—65行），其次看到亚当和夏娃创造的“永生的欢乐与爱的果实”（《失乐园》卷三，67行），两个“作品”的并列再次强化了人与上帝之间的这种相似性关联，依照丹尼尔逊的观点，这种关联是创造物的自由意志的终极根据，创造物的自由来自他与神圣上帝的超越关联，与神性形态紧紧关联在一起。

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创造物的自由就成了凭靠还是背离神性形态的意志抉择。对这两种抉择《失乐园》都进行了呈现，在这两种抉择中自由意志无疑有着不同的运作机制。作为一部展现人与上帝关系的原初断裂的诗歌，《失乐园》无疑更加关注第二种抉择，关注自由意志在堕落中有着怎样的蜕变过程，关注它是如何被滥用的。在《失乐园》中首先做出这种抉择的是撒旦。诗歌一开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已堕落的撒旦，这时的撒旦给人最深刻印象的就是他对“自由”的极度高扬：“弯腰屈膝，拜倒在他的权力之下，那才真正是卑鄙、可耻，/比这次的沉沦还要卑贱”（《失乐园》卷一，7页），而“在这儿，我至少是自由的”。（《失乐园》卷

一，13页）回溯到堕落前，他如此珍视的“自由”更是他鼓动反叛的演说中的关键词：“难道你们愿意伸出头颈去受缚，/愿意曲下软弱的双膝在他面前？/不，我想你们是不愿意的，/如果我没有错认你们，/你们必也自知都是天上的子民，/本来不从属于谁，即使不完全平等，/却都自由，平等地自由”，“那么，论理性或正义，谁能/对平等的同辈冒称帝王而君临？/论权力和光荣，虽有所不同，/但论自由，却都是平等的”（《失乐园》卷五，190—191页）。在这里“自由”成为他选择背叛上帝的正当性依据。正是为了捍卫“自由”，他才起而反叛上帝的“独裁”决定。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作为谎言的艺术家，深谙权术之道的政客，撒旦在下属面前的煽动性言辞显然不足为信，更可靠更真实的无疑是他独处时的自白。在《失乐园》第四卷开头撒旦那段著名的独白中，他唯一一次披露心迹，敞开自己的内心世界，直视其中的“地狱式的图景”。其中，他谈及自己反叛上帝的缘由：“啊，为什么开战？由于我/以怨报德，真是对他不起”，“他对我的德，在我都变成怨；/我被升到那么高的地位，/便不愿服从，妄想再进一步，/要升到最高位，并且想在一时间/就把无穷无尽的恩债都还清，免得负债累累，还了又欠无尽期”（《失乐园》卷四，116页）。上帝赐予的恩典在撒旦这里成为一种债务，上帝凭此成为他的债权人，作为债务人，他需用感恩来偿还这一债务，而且这一债务的期限是无限期的永恒，撒旦将这看作对他的自由的剥夺和损辱。那些弯腰屈膝，“歌颂他的宝座，/他的神性，被迫歌唱哈利路亚”的天国居民不过是需要一个崇拜对象以便能把自己的自由转让给他的懦弱之辈。撒旦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拥有自由意志，但这种有着高度自我意识的“自由”感觉很快就有点不对了。撒旦紧接着做了一个奇怪的假设：“如果他那强有力的命运注定我做个/下级天使，那倒要幸福得多，/不会有无限的希望，引起我的/野心！”难道这个强大的自由灵魂竟软弱到需要通过命运的强制来逼迫自己安于“奴隶”的位置？！这哪里是“自由”？他的假设并未止于此，撒旦继续沿着这个假设推想下去：“可是那又未必！可能/会有别的天使



也有我这样的/权位,还妄想更高的地位,/我虽卑微,也会被引为同党”(《失乐园》卷四,116—117页)。这就是说,即使命运迫使他无力反叛上帝的权威,他也会选择追随别的强大力量背弃这一神圣权威。但他仍然拒绝回归上帝的神圣权威,“因为被死对头刺得如此深透的/创伤,不会有真正的愈合;/那只会导致我更坏的逆转/和更深的坠落”,“所以/同我的不求和解一样,他也不给。/一切的希望都断绝了,看吧,/他放逐、摈弃我们,代以他的/新欢,人类,为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失乐园》卷四,119页)。为了彰显高扬这一自由,撒旦遂将自我的主体地位抬高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为独一无二的个体自我赋予了绝对权力和价值,捍卫这个“自我”才是他弃绝神恩的更深层原因:“你不是也有同样的自由意志/和力量,可以站得住吗?/是的,你有;但除了天上/自由的爱,平等地给予大家外,/谁又能拿什么来责难你呢?(此句笔者试改译为“你又能拿什么来责难谁呢?”,窃以为此译更符合诗句原意)/那么,我要咒诅他的爱”(《失乐园》卷四,117页)。于是撒旦接下来宣称:“别了,希望,别了,和希望一起的恐惧;/别了,悔恨!对我来说一切的善都/丧失了。恶呀,你来作我的善”(《失乐园》卷四,119页)。这是以感性个体自我为价值终极依据的必然结果——弃绝希望,勾销善恶的价值区分,或说将区分善恶的权力从上帝那里攫取到自己手中。撒旦以个体自我的权利为依据“取消了一切崇高的、卓越的、神圣的东西”^[5](P345-346),他宣称:“不挠的意志,/热切的复仇心、不灭的憎恨,/以及永不屈服、永不退让的勇气,/还有什么比这更难战胜的呢?/他的暴怒也罢,威力也罢,/绝不能夺去我这份光荣”(《失乐园》卷一,7页)。更为诡异的是,通过这种荒诞的激情,荒诞本身似乎就被超越了,“那还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不变,/屹立不动?”(《失乐园》卷一,12页)“我们在这里可以稳坐江山,/我倒要在地狱里称王,大展宏图”(《失乐园》卷一,12页),撒旦自豪地宣告:“最深的地狱,来吧,/来欢迎你的新主人吧!他带来/一颗永不会因地因时而改变的心,/这心是他的住家,在它里面/能把天

堂变地狱，地狱变天堂”（《失乐园》卷一，12页），这是一种与现代性生存心心相通的存在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个体“本身就是自己的超越中心”，除掉他的“主观性宇宙外，没有别的宇宙”^[6]（P125）。撒旦也多少意识到自身逻辑的荒谬，因此它必须鼓吹自由意志的强力，必须敢于绝望，敢于将一切恶的后果担负起来，这就是他在后来对“罪恶”和“死亡”所嘱咐的：“去吧，要坚强！”（《失乐园》卷十，359页）

三、结论

需要始终牢记的是，自由意志首先是上帝的神圣赐予，它与神性形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事实上，创造物的自由正是对造物主的自由的仿拟，体现的是他与创造主之间一种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超越关联。所不同的是，创造主的自由是无限的，而创造物的自由则是有限的。上帝给创造物的自由施加了界限——在天堂，这个界限就是“天上众生灵都得 / 向他（圣子）屈膝，承认他是主宰”（《失乐园》卷五，185页）；在伊甸园，这个界限就是“那棵能给你辨别善恶 / 力量的树，……不要去尝味它”（《失乐园》卷八，278页）。被施加了界限的自由还是自由吗？撒旦认为不是，在他看来，给自由施加的任何限制都是对自由的败坏和剥夺，自由必须是无限的。但同时他又坚持“地位和等级，跟自由 / 不相矛盾，可以和谐地共存”（《失乐园》卷五，191页）。一方面他凭恃高出其他天使的“地位和等级”，君临地狱，尽逞王者威风，甚至妄图取上帝而代之，成为宇宙的主宰；另一方面，他却又反抗“地位和等级”远高于他的圣子的统率，反叛处于“地位和等级”顶端的上帝，抗议上帝对他的自由施加的限制。从这一自相矛盾的双重标准可见他宣扬的所谓“自由”不过是他一己的自由，是他一己的任意妄为，只有他才拥有绝对的自由，而他人只有服从的自由和被奴役的自由。

自由本是上帝给予的，与神性形态紧紧关联在一起，一旦造物物割断这一关联，将有界限的自由变为“无限”的自由，并将其推进为无所不可



为的强力意志，他的存在便成为荒诞的，这个荒诞的个我存在很快感到一个“渴求的空缺”，这是他与神性关联的断裂带来的必然结果，而且这个空缺是“怨恨的空缺”，于是“恶的造作便开始成为获得意义的必然中介”^[7]（P403）。此时自由便成了担当恶的自由。由造物与上帝关系的原始断裂带来的“欠缺”便是罪，它起源于造物的自由意志对上帝为其设置的界限的跨越，而秉得自授的虚假无限性的自由意志在罪中的造作便是恶，恶就这样产生了，这就是恶的发生学过程。它并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造物自愿背离神性形态的意志抉择，他自己需为此负责。将恶认作善，勾销价值区分，坦然接受价值虚无主义，必须有撒旦这样敢于绝望的强力，拥抱荒诞的精神，在堕落中不觉得可耻、在残忍和冷漠中不觉得难受的心肠。从撒旦的例子可清楚地看到，从捍卫自身自由到滥用这一自由再到剥夺他人自由，其间只有一步之遥。

【参考文献】

- [1] Danielson D R. Milton's good God[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2] Plantinga A. God, Freedom, and Evil[M]. Cambridge: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1974.
- [3] Owen J. A Dissertation on Divine Justice: Or the Claims of Vindictory Justice Asserted (1790) [M]. Whitefish, Montana: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 [4] 弥尔顿.失乐园[M].金发燊,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 [5]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M].冯南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 [6] 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 [7]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鲁滨孙三部曲”的隐退和修行叙事

王晓雄^①

—

《鲁滨孙飘流续记》开篇即引用了一句英谚：“骨中习性，至死难改。”这一习性指的就是鲁滨孙难以克服的漫游癖（wandering inclination）。在第一部中，鲁滨孙的父亲克鲁兹拿苦口婆心地数说中产生活的优势——既无困窘劳苦之忧，亦无富贵野心之累，试图收住鲁滨孙漫游的心。但鲁滨孙敌不过胸中的浪游欲望，硬是私逃出了海。笛福在《续记》中故技重施，克鲁兹拿的角色换成了鲁滨孙的妻子。其妻声泪俱下，说到鲁滨孙年事已高，不应该再出门冒险，一开始算是劝住了他，于是鲁滨孙在比德弗尔（Bedford）置了地产，举家都迁了过去。在那里，鲁滨孙只需要管理佣人，经营农田，衣食无虞，很有田园隐退的意思。但是妻子一死，他的漫游癖再次发作，不久，又往伦敦伺机出海了。

事实上，鲁滨孙对自身的漫游癖是有着反思的。但他事后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检视时，言语常有不一：有时候觉得无比痛恨，认为这是魔鬼的撺掇；有时候又做自我辩护，认为这是天意的暗示。如果我们把漫游癖理解

^① 王晓雄，汉族，1989年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18世纪英国文学。



为魔鬼的撺掇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将鲁滨孙的遭际对应到整个人类的历史。如杰拉德·吉列斯比(Gerald Gillespie)所言,鲁滨孙的“离家远游和重返故乡组成了那种暗示着《圣经》叙事形式的U形情节线的两根支柱”^[1](P121),即以个人的生活变化指涉了整个人类的反叛,受罚和得救的过程。那么鲁滨孙离父/妻的出海大概就对应着人类初祖从伊甸园的叛出。顺次而下,鲁滨孙的海难和流落荒岛便对应着受罚,在经过忏悔之后,离岛就意味着得救。在明了鲁滨孙历程的象征关系之后,我们还须仔细探讨其出海的缘由——漫游癖。事实上仅从鲁滨孙对自我癖性的解释,就可看出其言辞的含混性,这含混性大概也源于作者笛福自身的举棋不定。在《魔鬼政治史》中,笛福指出魔鬼一直在与上帝争夺对人类的掌控权,魔鬼没有大能,只能通过迂回的方式来诱惑人类。而人类的原罪,在笛福看来,并非内在于人性的罪恶,而只是一种可能为恶的自然倾向(在《家庭导师》中,笛福把人的罪称为一种存于心中的罪,似不同于固有的罪,因为在他看来,这种罪暗示着人们天性里只有为恶的自然倾向,因而可以通过文明的教化来扭转,使人向善,似乎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原罪观。)^[2](P20-22),因此容易被魔鬼煽动而落实为真正的恶行。笛福的这一理解,似乎取消了原罪的本质论特征,将恶行和为恶之人分开;再者,因人类有为恶的倾向,魔鬼才有可乘之机,所以笛福笔下的魔鬼既真实地处于那个外在于我们的无形世界(invisible world),又内在于人心。回到鲁滨孙,显然在笛福笔下,其出海欲望是有魔鬼的诱惑成分在的,但某些时候,鲁滨孙又把它看作是天意的暗示。上帝和魔鬼的角力一直存在,从伊甸园中何以允许蛇的存在,到星期五对鲁滨孙的发问,为何上帝不杀死魔鬼?星期五这一貌似天真的疑问,其实也是鲁滨孙自身的困惑,他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并在小说里老老实实地承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滨孙和星期五不像是主奴关系,倒更像是基督教的同修者。鲁滨孙的原罪——漫游癖同样存在于星期五身上,在英国人看来,美洲人的最大问题在于无法安定下来,鲁滨孙自己也不否认,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相通的。况且,当星期五说到他们信仰的贝纳木基